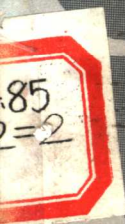


窑灯

赵润兴 著

85
2=2





赵 润 兴 著

窑 灯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Gay/4/01

内 容 简 介

游击队员“大个子”在门头沟煤矿搞到了一箱雷管，不幸被矿警于德宝发现。大个子被捕，雷管却被小矿工狗子得到。狗子在好友大年的帮助下，历尽艰险，终于把雷管安全地送到了地下工作者张果老手里。

这部小说故事生动，语言风趣；特别是狗子、大年和张果老的形象，栩栩如生，惹人喜爱。

窑 灯

赵 润 兴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5.5印张 2插页 92,000字 印数：1—29,500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R1086·658 定价：0.47元

目 录

引 子	巷道里的枪声.....	(1)
第 一 章	绿色的小匣.....	(4)
第 二 章	一对好兄弟.....	(11)
第 三 章	在“窑神洞”里.....	(19)
第 四 章	患难之交.....	(30)
第 五 章	窑神庙结拜.....	(42)
第 六 章	一张告示.....	(57)
第 七 章	设下巧计.....	(63)
第 八 章	恶狗完蛋了.....	(73)
第 九 章	牢房相会.....	(79)
第 十 章	好友情深.....	(87)
第十一章	张果老说书.....	(94)
第十二章	探监.....	(106)
第十三章	赌钱坏大事.....	(114)
第十四章	绝处逢生.....	(126)
第十五章	闹“鬼”.....	(137)
第十六章	差点上当.....	(144)

第十七章	窑神洞下的搏斗·····	(156)
第十八章	亲人相见·····	(159)
第十九章	见到了太阳·····	(168)

引子 巷道里的枪声

“嘣！”

飞速挥起的镐把，猛地砸在李三的柳条帽斗上。刚跨过风门①的背药里工②李三，“啊呀”一声怪叫，被藏在风门后泥巴墙边的一个大个子打倒了。但见那大个子手举电石小窑灯，伸手在李三背着的帆布背包里摸索一阵，找出一个军绿色的小木匣，急速揣在怀里，撒腿顺大巷（hàng）往西跑了。

“呼——嘭！”沉重的风门又被推开，刚才被隔在风门后的押药矿警于德宝，急忙从呼呼跑风的门缝里往这边钻。因为门板下边被一块硬煤卡住，所以他推门板也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于德宝举起手电往地上一照，见李三象啃煤泥似地趴在地上，身后帆布包被人打开了，不由得“哎哟”叫了一声苦。他听到大巷西头有一串急促的脚步声，还晃动着一盏灯影，便

① 煤矿里为通风需要，在巷道中专设的挡风门。

② 旧社会矿山有“里工”、“外工”之分。里工为与矿主关系较密切、在生产中掌关键部位的人；外工多为干繁重苦力活的临时工。

明白那就是抢东西的人。“站住——！站住——！”于德宝边吆喝着，从屁股后掏出“大镜面”盒子枪，撒腿往西追去。

“站住——！不站住老子要开枪啦！”

于德宝踩着煤泥积水，呼儿喘气地往西猛追。可是灯光越晃越远，他担心这样追下去会闹个鸡飞蛋打，便举手“啪啪”朝前打了两枪。

“哒哒！哒哒！”远处的脚步声仍没有停止，那盏蓝幽幽的小火苗，就好象一只逃逸着的萤火虫，忽隐忽现。

“啪！”“啪！”于德宝眯起眼瞄准，照远处的灯光又是两枪。

这下打中了。前边巷道里“梆”一声，想必是那个逃跑的人跌倒了；那蓝色的火苗，也一下子熄灭了。

于德宝“嘿嘿”一乐，左手捏着手电筒，急急朝前跑去。他没走出多远，就听见前边又响起脚步声——看来那受伤的人摸着黑又跑开了！于德宝心想：你小子手里没灯，量你也跑不了多快！他加大步子朝前追去，嘴里还不住地叫喊：“站住！站住！”

在一座水闸门前，大个子被堵住了。

于德宝右手端着枪，左手举手电筒照着眼前的人。这个人身高近六尺，膀大腰圆，头上戴一顶新柳条

帽，满脸是黑煤末子；他的左肩膀挨了一枪，小棉袄都被打得开了花，雪白的棉花上沾着殷红的血迹。大个子立在煤墙边，垂着双手，鲜红的血顺着左手的手指尖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

“胆①箱呢？”于德宝端着手枪，向眼前的大个子厉声喝问。

大个子没有回答，只是将右胳膊抬起来，用手掌使劲掐着自己左肩上的伤口。

于德宝急了：“别装傻充愣——你抢的那个小匣呢？！”

大个子翻了翻眼皮，还是不说话。

于德宝又用手电筒将大个子浑身上下照了一遍，见他两手空空，怀里也没揣什么东西，这才暗暗叫了一声苦：看来是刚才追赶的时候，他把那小木箱顺手扔了。于德宝有心回去找，又怕眼前这个身高马大的“抢劫雷管”的“共匪”跑了，没敢转身。

“走，上警备队！”于德宝将枪口一摆，冲大个子又一声吆喝。他知道，眼下抓着人最要紧。

大个子手按着左肩，在于德宝的枪口下，朝三道巷立井罐笼口②走去。……

① 雷管。

② 每层巷道中立井罐笼的停止处，接送工人上井、下井。

第一章 绿色的小匣

大巷里“啪啪”的枪声，把一个躺在巷道“上山①”煤洞里冲嘴儿的孩子惊醒了。他象一条灵巧的黑泥鳅，转身爬到煤洞口，轻轻扒开挡洞口的黑石板，居高临下观察着大巷里的动静。

这个孩子是推溜子板的小矿工张狗子，今年十五岁。他没有点窑灯，象一只小老鼠似地伏在黑暗的煤洞里，双手放在耳朵后边，两个掌心弯成小碗似的，细细辨听着巷道里的脚步声。

“腾腾！腾腾！”从东边风门那儿跑过来一个人。狗子用手背揉揉眼睛，盯着巷道里奔跑着的高大的人影。

“啪啪！”

“咻！”

枪声响过，那个人登时跌倒在大巷边，手里的电石窑灯也摔灭了。

狗子睁大眼睛，仔细辨认着那在黑暗中爬动的人

① 大巷一侧沿倾斜向上的煤层开掘出的煤洞，

影。“咣！”那人爬到大巷边，将一样东西扔到柱肋后边。

“呦——，他扔了件东西！”狗子差点叫出声来。

“咣咣！咣咣！”大巷里的人又起身往西跑了。

不大会儿，东边巷道里闪过来象白色长剑似的亮晃晃的光，一个公鸭嗓在叫喊：“站住——！站住——！”狗子往后缩缩身子，怕被那晃动着的亮光照着。他仔细听那嗓音儿，估摸出是驻矿警备队的“白箍儿^①”于德宝。“这兔崽子，今儿个又要玩邪的了！”狗子心里骂着，顺手抄起一块硬煤，扬起手等着于德宝过来。“登登——”没容狗子挥起胳膊，于德宝已经从洞口下边跑过去了。“得了，今儿大爷我算便宜了你！”狗子惦记着大个子扔到柱肋后的东西，也就把煤块放下了。

大巷西头传来一阵说话的声音，不一会儿就沉寂了。

狗子探出头，往大巷东西两边瞧了瞧。巷道里一片漆黑，没有人声，也没有灯影，简直就跟在坟墓里似的。狗子缩着身子往后退了退，伸手摸着自己的小窑灯。他打怀里掏出火柴，“吡儿——”一下划着了一根，点上了窑灯，蓝幽幽的灯苗儿，象一朵小花似

① 京西矿工对矿警的代称。因为他们穿黑制服，制帽上又有一道白布箍儿，所以称他们为“白箍儿”。

的，开在那小茶壶嘴一般的窑灯口上。狗子摇了摇灯，让灯里的电石气喷得更冲一些。灯苗儿更亮了，四周漆一样的黑暗都被灯苗挤跑了；灯光映在四周的煤壁上，亮晶晶的煤块闪耀着许多蓝色的小光点。狗子将灯带儿挂在自己脖子上，先将两条腿伸出洞口，准备下到大巷里找那被大个子扔掉的东西。

“吱扭——嘭！”远处的风门被人推开，跟着又关上了。

狗子吓了一跳，“咻！”一下子吹灭胸前的窑灯，赶紧把腿收回来，哧溜一下又钻进洞里。

“忽悠，忽悠”，风门边的小窑灯朝这边移过来。

已经下了三年井的狗子，从远处那昏黄的灯光看出来，这是盏点油的窑灯，不是自己使用的那种点电石气的窑灯。这种灯大都是小煤窑里背煤的人使用的，象自己所在的大矿，用这种灯的人极少。那——举着这盏灯过来的人是谁呢？

“噤——，噤——”，脚步声越来越近。

狗子赶紧挪过来两块挡洞口用的黑石板，将洞口堵住了。他从石板中间那道缝隙里，盯着大巷里游动着的灯光。近了！近了！狗子借着灯光，渐渐看清了举灯人的面孔：干瘦干瘦的脸，下巴上一寸来长的白胡子楂儿围了一圈，两只深陷的小眼睛，腮帮子上是一道道深沟似的皱纹，头上戴一顶破柳条帽斗。——啊？！

是卖烧饼果子的张果老!

“咦，有邪的!”狗子心里嘀咕，“这个老家伙到这儿干嘛来了?”

狗子当然认识张果老了，这个提着油条筐子井上井下做买卖的干巴老头，因为好讲“张果老倒骑白驴”的故事，又加上他卖烧饼大果子（油条），所以矿上的人都以“八仙^①”中的张果老来称呼他，时间一长，连他的本名也忘了。他整天嘻嘻哈哈的，跟这个矿工打打，跟那个把头闹闹，所以大伙都说他是“活骚鞑子”。……可今儿他到这偏僻的西风巷里干嘛来啦?

狗子见张果老越走越近，大气儿都不敢出，象只老猫似地在煤末子上趴着。

咦，张果老走到狗子所在的洞口下，突然收住脚步，这老头儿举起窑灯，朝巷道上方照了照。

狗子紧张地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他本想往回爬，又担心弄出声来被张果老听见。一时间，他觉得浑身的血都不流动了，只有鼻子好象闻到了张果老油条筐里的香味。

“难道他刚才过风门的时候，看见我这边的灯影

① 为我国神话传说“八仙过海”中的神仙。有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

了？”狗子心里又犯起了疑惑。

还好，张果老没有发现狗子藏身的洞口，他举着小油灯，又往西走了。

“哎哟——我的妈呀，吓死我了！”狗子摸摸胸口，长出了一口气。

这回，狗子连窑灯也不点了。他飞速挪开洞口的石板，上身先爬出去，双手



攀住棚柱上的“划木^①”，身子往外一纵，双腿便勾在一根窑柱上。狗子象一只灵巧的猴子，“嗤——”一下打窑柱上滑下来，双脚着了地。他摸到那大个扔东西的窑柱前面，伸手

① 架在棚柱上方挡碎石的木棍。

在柱肋后边摸索。嘿，真巧！狗子的手摸到一个带带儿的小木匣！狗子将小木匣揣进怀里，又噌噌几下攀上窑柱，钻进自己藏身的洞里。

将挡洞的石板盖好，又挂上当“门帘”的一块破风筒布。狗子见洞口堵严实了，这才沿着煤洞底板^①往上爬。爬了两丈多远，煤洞渐渐高了，他就猫起腰，躬身走进煤洞左侧一个宽敞的洞室。

狗子长出了一口气，一屁股坐在地上，打怀里掏出小木匣，跟着擦火柴点着了窑灯。

一个草绿色的小木匣，出现在狗子的眼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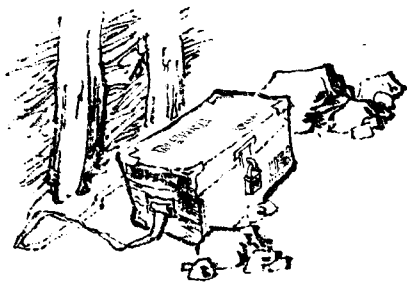
狗子举着灯，两膝在煤末子上跪趴着，象看一件稀罕的宝贝似的，转着弯观察这个小木匣。这个小匣有半尺来高，长方形的，作工挺精致，漆着草绿色的油漆，铁皮镣吊上还有一把亮晶晶的小锁。狗子放下手里的灯，抱起小木匣摇了摇，听见里边略微有些响声。狗子就着灯亮儿看了看小木匣的底部，发现了一行用白漆喷的外国字。狗子没上过学，连中国字也认不了几个，面对这些圈儿套圈儿的外国字，自然是“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儿”啦！

“耶，有邪的！这里边装的是嘛玩意呢？”狗子

① 按矿工的习惯，称夹着煤层上方的石壁为“顶板”，下方的石壁为“底板”。

学着天津人说话的味儿，自言自语。

“好，先埋起来，一会让大年来这儿开开眼。”狗子心里琢磨着，把小匣放到煤墙边，用煤末子埋起来。他估摸这会儿已有一点多钟，快到上中班的时候了，于是从地上铺的草垫子旁边，拿起一个盛着剩饭的罐头筒，带上小窑灯，爬出了自己藏身的“窑神洞”，到三道巷的采煤掌子面上中班去了。



第二章 一对好兄弟

“嗨嗨嗨！一个个慎着干嘛？下去下去！”

“二掌头①”陈武手挥着一根油亮的槐木镐把，从上山口的梯子道爬上来，见几个推煤小窑工正坐在铁溜子板旁边擦汗聊天，便又逞起威风来。

小窑工们慌忙抓起自己的推煤板，一个接一个地跳上那堆着煤块、煤末子的大溜子板。

孩子们管陈武叫“陈镐把”，——因为这个家伙下井时手里老是攥着一根镐把，就跟要饭的总带着一根打狗棍似的；这根镐把又时常落到孩子们的头上、背上。

身材瘦小的大年，因为裤腰带松了，正站在溜子板旁边系腰带，所以上溜子板慢了一步。“陈镐把”赶过来，用镐把狠狠抻了大年的肩膀一下，抻得大年“哎哟”一声。

“你们这帮兔崽子，小姐的身子丫环命。要想舒

① 旧社会京西煤矿的大型采煤掌子面一般有几个把头，掌管前边放炮刨煤的是“大掌头”，管运煤运料小工的叫“二掌头”。

服，别下井干这份差事啊！”陈武嘴里骂骂咧咧的，冲着十几个孩子撒火。

狗子从窑柱后边赶过来，一把把大年拉到怀里。他见大年疼得只吸溜气，就转脸对陈武说：“咳，我说头儿，你嘴里干净点好不好？！”

“你——”陈武扬起镐把，又要揍眼前这个敢跟他顶嘴的孩子。

狗子将帽斗往上推了推，挺身在陈武面前一站：“怎么，六叔，不认识我了？”

“陈镐把”举起带反光镜的窑灯照了照，认出面前站着的是狗子，举起的镐把不由放了下来。

“你兔崽子滚开，别在这儿瞎掺和！”陈武嘴里嘟囔着，转脸又对那些瞪着眼看热闹的小工们嚷起来，

“有什么好瞧的！你当这儿是演戏哪！都给我撅着眼子推！”

……说起把头陈武不敢打狗子，这里边有些缘由。原来，陈武前些年也和狗子的爹一样，都是掌子面上刨煤的“里工”。从辈份上论，陈武还是狗子爹的远亲叔伯兄弟呢。前些年，狗子他爹老张罗着让狗子叫陈武“六叔”。可狗子打记事起，就对这位“六叔”没好印象。早先狗子妈活着的时候，陈武常到狗子他们家来，白吃白喝不说，还冲狗子妈嘻皮笑脸的，招得狗子妈狠狠数落了他一顿。后来狗子妈得霍乱病死